

羣

書

治

要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桓子新論 潛夫論

桓子新論

祖譚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並共滅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却關、修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窮治黨與之法、重懸告

焉恐怨

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阨塞而坐
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卽抑重臣
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
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
姓心亡天下旣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
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
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爲
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
後先見豫圖遏將救之耳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
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
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以行術伎、不須必自
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
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
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
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
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
言求取輔佐之術、旣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

二爲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獨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蹕殊爲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旣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卽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間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破諸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

之士世所嫉妬、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傅說通夢、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主、欲間疏別離、則以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已之設、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

卷之四十四

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
然之効、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妙大材
之人、重時遇咎、皆欲上與賢侔、而垂榮歷載、安
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
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
志、豈復干求便辟、趨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
小辨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
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
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

終無益也。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聽明有闇照、質行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

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効也。

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

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庠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効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

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醢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荊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

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義動之也。王翁之殘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殺膳之費，吏卒辦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

矢射管
作射矢

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搏心言冤、號與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災、卽教使更爲曲突、而徙遠其薪、竈家不聽、後災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擊、及滅止、而烹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

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焦頭爛額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鬪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也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

流恐統

導恐邊

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爲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以爲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殷周之長道，褒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異姓強臣，不能復傾。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

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土、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旣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鱓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卽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弃而但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

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嗜鯁之類也。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爲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爲存。而反爲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欲母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使

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爲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爲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蠻之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鷙、獸聚而鳥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

不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時爲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烽火候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卽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甯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內亂，分爲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耶單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

及恐反

彈當作

天下當
稀作字

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璽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爲十五，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持屈強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以彈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愠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

夫變災

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于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爲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

夫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爲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雉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爲徙

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之
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
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見怪則脩身神不能
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
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
不能內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
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註誤而令患禍得就皆違
天逆道者也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

慮慮

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令衆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膠著、其脩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侷、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寧、由奚、豈衆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措、亦焉能貞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姦邪、又內量中丞御史、以

貞忠

重志

止齊轂下、故常川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
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盡力而求
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惡劣弱之謗、是以役以
筮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臯陶聽之、猶
不能聞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
可悼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悁、聞惡弗原、故
令天下相放、俱成惑、譏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
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
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

皇恐皇
坐帝之
帝恐行

於此行

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
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
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數召後坐帝
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
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爲先帝爲怒子非所宜言
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
誅及詆欺事可無於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
子豹變卽以是論論人主寧可謂曰何爲比我
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

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遇、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爲矇矇乎、

潛夫論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

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
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
璜楚和之璧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
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
巧極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製
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
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

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幽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基也、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

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
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
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辨爲
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烈士者以
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以致養爲本以華
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
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
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

也、遊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
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
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採衆
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
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
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僞飾之巧、以欺民取賄、雖
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
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競鬻無用之
貨、淫侈之幣、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

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
內有損民貧國之公費。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
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
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
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
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尚之。
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失者也。詩賦者，所
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
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辨屈蹇之辭，

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爲列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偷勢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以檢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饗賔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

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玩法以
便己，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
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
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
所固也。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
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
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
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闢

徒下有
弗能惑
三字

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
照故共鯨之徒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
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
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
潰叛弗得聞也皆知高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
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乎故人君兼
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
明君莅衆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誘
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用也乃懼拒無

上堂作

望

大什員

無居字
尹疑

用而讓有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聖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居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卻宛得衆。

無諫字
按作採

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搆讒、耿壽建常
平、而嚴延妬其諫謀、陳湯殺邳支、而匡衡按其
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
與寵人爲讎矣、乘舊寵沮之於內、而已接賤欲
自信於外、此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
一世、而終不得遇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
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近古
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故哉、察其敗、皆

二與字
共作以

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憎其所與
存而愛其所與亡、是故雖相去百世、殊俗千里、
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誓節合符、故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
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
人且病、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
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乃其人弗
之能食、故遂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
之能任、故遂亡也、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

善無朕
字神之

道下有
術字

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祚永也身之
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
術理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
灸鍼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
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
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
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
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以撫民氓乘
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

固作賢

病不得真藥也。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固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冗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

用則公法奪列士之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思私之徒，所以爲日夜杜隔賢君義士之間，亟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

謂作爲

三上有
使字

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替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公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

宿作苟

自而外
至理也
作權啗
賢之狗
而外招
賢欲其
至也

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宿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佞人，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妬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之臣，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理也，不亦悲乎！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迨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

用作明

嶮作阪

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用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嶮、步驟千里、馬之禍也、然騏驥樂之者、以御者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耳、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耻辱、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

徵至爾
今括作
未實取
令改之

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空死哉？乃義士且以徼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阻解，不肯復死者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

屈作詞
挾作巧

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者也、今觀諸將、既無料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屈遇敵、挾此爲將、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

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也。所以求之非道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

一作全
名下有
揚

設嚴威可以懲姦，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哉？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愛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爲左右所鞫，案更爲愚惡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成終沒

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也、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勸之不治也、堯舜拱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騫而不足、勢亂也、故

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

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心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

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耳。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由良工之爲麴鼓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鼓，盡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則一蔭之麴鼓，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亦出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

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
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
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
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
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
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
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
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羲農
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政論

仲長子昌言

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

本傳
作快

安危逸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爲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之，折則接之，緩則契之，補琢換易，可復爲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

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
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乂夫風俗者國之
脈診也不和誠未足爲休書曰雖休勿休況不
休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
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
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
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
強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考武皇帝
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

無疾
二字

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俗人拘文牽古不
達權制奇瑋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
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爲
不善惡足與論家國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
合聖聽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
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
樂成況可與慮始乎心閃意舛不知所云則苟
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嫉能耻善策

下況其
餘哉四
字恐衍
文

不從己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吊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倫，以爲輔佐，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榜其面曰魯孔丘，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厄削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爲豎子所譏笑，其

故獲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徼名，耻鄉原之譽，比周之黨，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愬。前君既失之於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人，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相覺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舊無下
川之下
字補之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
燿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
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
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候服王食僭至尊踰天
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閉民欲
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
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稽古而舊號網漏吞舟
故庸夫設藻梲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
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

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今使列肆賣侈功，商賈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賈人之列，戶蹈踰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土雖皆墾，又故地功不

致苟無力稽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窮匱而爲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囹圄實一穀不登則飢餒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爲根民以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可爲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旣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瑱栴之飾而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輜梓黃腸多藏寶貨享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慕耻

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遺，乃約其供養。豫修
亡歿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
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既迫，迫爲盜賊，拘執陷
罪，爲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
之貢，堯舜所不嘗，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褻
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
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
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匱
誠，亦難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風，內憂

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
戮以爲健俗之壞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
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頓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
而無匡改雖唐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
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
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理川者
必杜其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
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
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
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
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
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
責反復滅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旣爾復平弊
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寇賣之則莫取
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

艾咸以官爲忌諱，遜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則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爲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吏不明。爲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

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

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
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
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
勅慎而詔書又誤進入之實貪饕之吏競約其
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泉被弓弩米
粥雜漆燒鎧鐵焮醯中令脆易冶孔又褊小刀
牟悉鈍故邊民敢鬪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
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鎧
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

兵鈍甲爽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尅。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尚勝於自中也。苟以牢利任用爲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翫。無所懲畏。

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豐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竄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壹切之計、故能君臣和

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於中則和氣應
於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以來政教
稍改重刑闕於大臣而密罔刻於下職鼎輔不
思在寬之德牧牧守守逐之各競撻微短吹毛
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
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竈曲禮不行於所屬
私敬無廢於府州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
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闔門攝捕妻子人情耻令
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

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睥睨待以惡意滿歲寂漠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之助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況凡庸之士而責以造次之効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橫暴酷烈

之失而世俗歸稱謂之辨治故紕已復進弃已
復用橫遷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
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本操雖異驅出一揆
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
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
夫民善之則畜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
是以有國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
罰故養之如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以
終始恐失羣臣之和以墮先王之軌也今朝廷

雖屢下恩澤之詔、垂卹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而無功、華繁而實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長吏原其小罪、闊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二年壹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爲公卿、然後政化大行、勛垂竹帛、皆先帝舊法所宜因循、及

帝上疑
脫元字
或三帝
舊作常

中興後上官象爲并州刺史祭彤爲遼東太守
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近日所見或
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雲擾波轉漬漬紛
紛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尚書亦復如此
且臺閣之職尤宜簡習帝時尚書但厚加賞賜
希得外補是以機事周密莫有漏洩昔舜命九
官自受終于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有
改易也聖人行之於古以致時雍文宣擬式亦
至隆平若不克從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

昔明王之統黎元、蓋濟其欲而爲之節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則恕己而足之、因民有樂生之性、故分祿以頤其士、制廬井以養其萌、然後上下交足、厥心乃靜、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後可教、以禮義威以刑罰、苟其不足、慈親不能畜其子、況君能檢其臣乎、故古記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府庫者、皆羣臣之所爲、而其奉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

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聖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於奉，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爲士者，習推讓之風，耻言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諸侯之大夫耳，祿足

贍五百，斯非優待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違聖，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菹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升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

嗣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夷齊孰能餓死於是、
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姦生矣、孝宣皇帝
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
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
百石以下、什五、然尚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
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贖其匱、使足代耕自供、
以絕其內顧念姦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
吏內足於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
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暴

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三亡之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車之軌宜以爲戒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染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隣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逋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壹赦命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憊艾比之於死頃間以來歲且壹赦百姓忸怩輕爲奸

非每迫春節、微倖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暗噫、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蓄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蹙、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甫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裒已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

抑邪之道也。昔堯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瘞疽之砭石。及匡衡、吳漢將相之雋，而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壹赦。

仲長子昌言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寔德是

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

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剗、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忠仁、壹德於恆久、先之用己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為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官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邪心起

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耻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耻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開道塗焉，起隄防焉，舍我塗而不由，踰隄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

之而知罪、可使悔過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總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譎詐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汚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

其聲音激厲其廉耻塗塞其虧隙由尚有胷心之逸念矚盼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搥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情慾宣淫佚於廣衆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汚風詭俗生淫長姦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徼天幸以自獲

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又況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豫朝政，恒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白不奏事於太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尚若此。又況呂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於我，尊且親；於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子弟也；妻之於我，愛

且媒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
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無所擇事矣我之欲効
恩情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
非使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用之疾病也夫以
此效唾盼睇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
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
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

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掃是爲超走是供
傳延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

所宜也。孝宣之世，則以宏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奸心也。後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好於音樂，悉以樞機委之石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覽、張讓之等，以亂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諫，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靈皇帝登自解。

續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爲維綱帝
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
放縱僭凌橫恣撓亂內外螫噬民化隆自順桓
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
緣得不破壞耶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
在師保不令處於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
良審也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
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也肅

世下有
脫文

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
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
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盡中正竭精
誠也。下世其本而爲姦邪之階、於是淫厲亂神
之禮興焉。佞張變怪之言起焉。丹書厭勝之物
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
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
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
其構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

簡郊社、慢祖禘、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於不祥之物、取信誠於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能致之於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於下、而上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爲之檢、欲無所齊、法爲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

則器良行之於上、禁之於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頃皇子皇女有夭折、羊未及殤、爵加王主之號、葬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於祖考、幹合而支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於驕溢之處、自恣於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於夷狄、其行比於禽獸也。長幼相効、子孫相襲、家

以爲風世以爲俗故姓族之門不與王侯婚者
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耶所貴於善
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
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
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以他山肅之以二
物則腥臊之污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
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難行之術
而臺榭則高數十百尺壁帶加珠玉之物木土

被絳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於宮中夫會
御之婦人生幽於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
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
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
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以覽都民之有無防
闔足以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以
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其中也苑囿池沼百
里而還使芻蕘雉菟者得時往焉隨農邨而講
事因田狩以教戰上虔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

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祿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以爲清邵，非不清邵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

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濕者矣。有窮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爲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僞獨售。於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紆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間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邵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

人嘗作
之

欲以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違時詭俗之行無所
復剗摩，困苦難爲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
夷之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
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君子矣。

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
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
不爲起，非也。爲太子時，太傅卽位之後，宜常答
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爲之起。周禮王爲三公六
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及於其病。

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師傅三公所不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剗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贈之禮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宏天德，益聖

猶上恐
脫聖人
二字

性也。猶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進。至于七十，然後心從而不踰矩，況於不及中規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尚書，皆九列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論古事，訪國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深練金錫，何以昭仁心於民物，廣令聞於天下哉！人主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

忌恐當
作忘

友恐當
作久

也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寵幸佞諂壅蔽忠
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爲疾痛在
於膏肓此爲傾危比於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
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忘初故仁也以計御
情智也以嚴專制禮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
亦足以爲恩也封之以上而勿與之權亦足以
爲厚也何必友年彌世惑賢亂國然後於我心
乃快哉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

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於其體
之不安、則不能寢、於其食之不飽、則不能食、孜
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父母而憎之者
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愆也、事無勞逸、無
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
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
易不革其心、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
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
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

憎無所偏、幽閑攻人之短、會友述人之長、有負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難必相及、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知、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已審其不然、可違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爲奢泰侈

靡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疾子孫之爲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之、可違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已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大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

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
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
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
作大臣者、不待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
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
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
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
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
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

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於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所用耶？曰：大備於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郵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

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爲善惡、以喜
怒爲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
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
冬日之期、蒼龜積於廟門之中、犧性羣麗碑之
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
無益於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爲本、天道爲末、
不其然與、故審我已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
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
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令夫王者、誠忠心於

自省專思慮於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
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竈而
火燃者耳、何足以爲賀者耶、故歡於報應、喜於
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謂大上之公德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